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哲學之改造

杜威著

許崇清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哲 學 之 改 造

杜 威 著
許 崇 清 譯

漢 譯 世 界 名 著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造改之學哲

譯清崇許 著威杜

路南河海上
五雲王 人行發

路南河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刷印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二十年二十二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
BY JOHN DEWEY
TRANSLATED BY HSÜ CH'UNG TS'ING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3
All Rights Reserved

序

一般人每會感覺到哲學是一種繁雜而幽渺的學問，第一是由於牠的內函廣闊，其次是由於牠的立說分歧；內函廣闊，便不容易找出這一門學問的中心的題材；立說分歧，對於這一門學問便無從求得「可靠」的理解。古往今來的哲學者，對於哲學的外延，更各有其不同的觀感，對於哲學的內包，亦各有其注意之所在。此不同的觀感，和不同的注意之所在，雖然使哲學本身，增益了許多有價值有意味的意見和理論，使人類社會，增益了許多有價值有意味的題材和活動，可是同時，卻益發加增了哲學的繁雜與幽渺。所以在一般人看來，所謂哲學，究竟是一種系別分歧，神祕難測的學問。

杜威(J. Dewey)的「哲學之改造」一方面是他對於Pragmatism的一個偉大嚴重的貢獻，本於他對於哲學的觀感和注意之所在，更還出了他的哲學的面目，這個面目的精神，在反抗過

去的靜態的論理和超越的玄學，使哲學洗刷了一切神祕和幽渺，使之切近現實，切近人生，並使從現實與人生裏，拓展哲學的領域，發揮哲學的效用。或者以爲反抗過去的靜態的論理，與超越的玄學，是晚近哲學的一種趨勢。譬如柏格森（H. Bergson）的 Intuitionism，J. M. Baldwin 的 Pancalism，E. Mach 的 Positivism，K. Pearson 的 Sensationalism 都有這一種精神，和在這一方面的建樹。然而杜威等的 Pragmatism 所建樹的，除「某一方面」或「某一部分」外，絕不與上述諸人相同！

哲學何以需要改造？這是一個很明白清楚的論題。杜威在這本「哲學之改造」裏，概括地敘述了哲學的源起之後，便說：

「使從來靠習慣維繫下來底東西，不復依靠過去的習慣而與以實在和宇宙 Being and the universe 底形而上學的基礎，使牠復興形而上學是代替習慣而爲更高尚的道德和社會的價值 higher moral and social values 底源泉和保證——這就是柏拉圖和阿里斯多德所發展底歐洲底古典哲學底主題。leading theme——而且是在中世紀歐

洲基督教哲學理面重行論述和更新起來底哲學。」

「哲學既以辯護因情緒的怡適和社會的權威而被接納底事物爲目的。自然就重視理由和證明。但因牠所處理的材料本來就缺欠內具的合理性，*intrinsic rationality* 便不能不靠論理的形式做掩飾。……但當其以不能靠習慣和社會的權威而使人信受，更不能靠經驗的證明而令人悅服的教義論人，欲其奉爲真理時，除了虛張思索和證明底嚴肅的外觀，沒有別的方法。於是使許多人厭棄哲學，而於其信奉者，則仍爲一種媚惑底，那些抽象的定義和超科學的議論，從此發現。」

「最壞的，是使哲學成爲一種技巧的命辭論。Terminology 瑣細的論理，和該博周詳的論證底徒具外表底各種形式底玩弄。最好的也不過成爲爲體系而求體系底一種固執，和對於確實性底一種附會。」

杜威這幾段話，於過去哲學的空疏及其病態，診斷得十分詳確。「使從來靠習慣維繫下來底東西，不復依靠過去的習慣，而與以 Being and universe 底形而上學的基礎」是希臘哲學的要求，亦即是希臘哲學的精神。這種要求的結果，和精神的發展，爲了欠缺其內具的合理性，於是經歷中世紀以來，使哲學益發陷於神祕與幽渺，空疏與浮夸，徒爲一種論理的形式，喪失了哲學的原始的，和實際的意義。實際求所謂 Being and universe 底形而上的基礎。換言之，或求所謂「絕對的和究極的實在 Reality」，任何哲學者，未嘗不知道這是超乎人智以上的，是越出了人類智力的範圍以外的，如康德 Immanuel Kant 之所謂「物如」(thing in itself) 如其哲學之被稱爲 Agnosticism (不可知論) 以及其他哲學者之論究 noumenon (本體) 都無疑的陷於無據渺茫的氛圍！哲學者知道此點，但還是迷戀著，從無人敢否認這些所要論究的，不能爲哲學之認識的適當的對象，而另求開展。祇有杜威一類的哲學者，以哲學之革命的精神，擺脫了過去傳統的形式主義，和精巧的術語主義，把哲學從古舊的，陰沉的墳墓裏解放出來。從此以後，這個哲學的確可以很氣概地宣言：

從 would-be-science 底見地失去了的，可以再從人文的見地收回。

撇開關於實在的性質底爭論，可以看見關於社會的目的和抱負底人類傾軋底活劇。

排遣了希冀超越經驗的妄想，可以追尋人類爲著他們所依恃最深而且烈底經驗底構成所致努力底紀錄。

哲學，從靜觀的轉到效用的，從辯證的成爲實驗的。這一種哲學，即所謂 pragmatism。牠要闡明人們所懷抱關於他們本身及時代之社會的和道德的奮鬥底各種見解；牠要表明牠主要的任務，在於經驗之合理化，尤其是要求綜合人類經驗，求一切事物底合理化。

我們並不以這種見解，這種所要求於哲學的任務，爲「超越的玄學」之純冥想。（purely speculation）杜威也說過：「從前不可思議的事物，現在卻已成爲於平常日用間都可以用蒸氣，煤炭，電力，空氣和人體 human body 去做成了。」這樣看來，這一個「哲學改造」的努力，使哲學脫出了幽渺神祕的故巢，進入了新鮮的、活潑的、實際的、社會的境域，一定也可以使過去常人所認爲不可思議的哲學，會達到這種預期的任務。即杜威所謂：「敢於對社會的道德幸福，施行同樣

的統制。」

關於「哲學改造」後的哲學——pragmatism——杜威在這一冊「哲學之改造」裏頗有比較簡斷的說明，此外如「理想與現實之意義之變遷」如「論理改造之意義」如「道德概念之改造」如「社會哲學之改造」等數章，隨處都表顯出了「改造後之哲學」——pragmatism——的活潑的和切合於實際的精神。在哲學上，牠以 pragmatism is a method 的 Method——pragmatic method——推翻了過去哲學上的空洞幽渺的舊說，對真理論與本體論，下了一種獨到的解答。牠以精微開展的言辭，摧毀了過去關於所謂真偽的標準，如 copy theory, coherence theory 與 immediatist theory ……等。他說：真偽是起於 (happens to) 觀念，觀念之所以成爲真，乃是「由事情所造」(is made true by events) 其 Verity (真實性) 不是一個靜止的性質，而是一個事情的歷程。這個動的事情的歷程，便是這個觀念自行證實的 verification (真實化) 其 validity (正當性) 亦卽是其 validation (正當化) 所以所謂真偽，只是一個證實的結果。到席勒 (S. C. F. Schiller) 便說：truth in making (真理在構造

中)這無異說 reality in making。(本體在構造中)所以 pragmatism 的本體論，依然是一種實際的、效用的、動的解答。「我們的作爲，真可造成實在，不僅是找到實在。」(Our manipulations may really make and not merely find reality)這是 Pragmatism 關於解答本體的警句。過去哲學者的錯誤，每以爲最根本的，便是最實在的，爲要探究宇宙本體，就必須追溯世界的原始，這個錯誤，使一切哲學者的工夫，都往後用，而不往前用。他們把握了本來渾沌的、不分明的 datum，認爲最終本體，(ultimate reality)而不知道本體只在我們前面。要我們用「創造的智慧」不斷的去構造牠。「世界是我們所造的，不必說世界本來是怎樣，離開我們是怎樣，所以世界是可塑的。」(The world…… is what we make it. It is fruitless to define it by what it originally was or by what it is apart from us…… Hence…… the world is plastic)這種前進的、創造的精神，益發增加了人生的意義與價值！

上面這一段簡短粗疏的敘述，並不想解釋所謂「改造後的哲學」——pragmatism——之內容，只是想舉出一兩個例證，證明這 pragmatism 是如何的切合實際，切合人生，又如何的

與過去神祕幽渺的哲學不同其趣。崇清同志譯完了這本「哲學之改造」寫信給我，要我替他做篇序。信中說：

我雖不是一個實用主義者，但我在大學裏研究教育學底時候，我受了實用主義底響導者杜威教授底思想底啓發卻不少。實用主義哲學——寧說是實用主義思想，——雖免不了只知適用而沒根據，只知通融而沒歸宿底誹難，但在闡發思想與生活底聯繫而要求並實行改造了哲學一點，確比從來只埋頭於甚麼先天，甚麼絕對，以爲這就可以繩墨一切底那些哲學，高出一等。這是我當時底見解，是我從康德哲學轉向實用主義底一個緣因。所以將實用主義底抱負和地位揭了出來，這本「哲學之改造」在當時是我很愛讀的。

當我在大學畢了業，進了研究院，我底研究題目，原是「修身教授」。當然我首先要考究的是「修身教授」底效用問題，但卒之我將「修身教授」底理論的根據，赫爾巴爾特底心理學和教育學推翻了，我自己的研究題目也毀壞了，我要解決底道德教育問題底解決原則，卻歸着於「學校底社會化與社會底道德化」。我這篇論文底概略，曾在十年九月底學藝雜

誌上登載過，這裏面底理論，得自這本「哲學之改造」底暗示的獨多。但嗣是以後，我的思想又轉了方向，我撇開了向來所研究底學校教育，去追求怎樣可以成就社會底道德化，所以在我的思想變遷上，這本「哲學之改造」確曾做了一個津渡。許久我就想將牠翻譯出來的。像杜威教授底這部著作，我以爲不獨可以使我國學者，明了實用主義底真相，一洗從來底誤會；更可以指點我國學者以理解哲學底一個途徑。若果是勇氣夠，眼光夠，再將杜威底不徹底的地方徹底下去，其所造就的必更大。這是我繙譯這書的又一個意思。

對於這些話，我完全同意。這一本書，對於崇清同志個人，有如許的感發，而且還轉移了他對於學問研究的趨向，甚至指示了他一條學問成就的途徑，這一本書的價值，也就可見。我相信崇清同志個人做學問的刻勵篤實，也必是由此而來。這是我從十多年前看崇清同志那篇反對蔡子民先生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文章時，就感到的。我國人談哲學的不爲少，自杜威來中國以後，談 *pragmatism* 的更不爲少，可是求「能通曉哲學問題和現代思想底各方面底學者」，卻不可多見。以我個人而論，雖然不盡同意於 *pragmatism*，但在我國人哲學素養尙淺的今日，的確，如杜威教授

的這部著作，可以使我國人明白 pragmatism 的真相，同時可以指點我國人以理解哲學的一個途徑。而這一種實驗的，切合實際，重視實際的精神，尤其為我國人所需要。所以我很歡喜做這一篇序，想附帶盡一點微薄的介紹的義務。

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

胡適

上面這一篇文章，是我去年年尾序許崇清同志譯的杜威的「哲學之改造」而寫的。我當時很簡淺的泛泛寫過，便交給崇清同志，現在重閱一過，想到有幾點意思，必須要加以說明和補充。因此再寫這一段，并一起把它發表出來。

第一：我認為研究一門學問，甚至信從某一學者的學說，必須明瞭這一門學問或一種學說的本質的意義。我為什麼講這句話呢？正因為我有感而然。譬如這 Pragmatism，其主要意義是甚麼？杜威在他的「哲學之改造」裏，已很扼要地表示出來。我們在看許同志的譯文時，一定可以見到。W. James 說：「所謂 Pragmatism 第一是一種方法，第二是一種

真理論，是解答觀念與真理的性質究竟是甚麼的，第三是一種本體論，是解答宇宙的本體究竟是甚麼的，「可是杜威呢，在他的 *What Pragmatism means by Practical*」一篇文章中說：「*W. James* 的話是對的，但是真理論與本體論，還不過是這個方法的例證。」這樣一看，可知杜威的所謂 *Pragmatism*，其本身以限於一種方法，其外的一切，都祇爲這種方法的應用，換言之，其他的一切——不僅是哲學中的真理論與本體論，都可以把 *Pragmatism* 第一種工具去應用它，求得我們所需要的結果。但這種方法將如何應用呢？又應該在何處應用呢？據杜威說：哲學的主要目標，（無寧說這個方法的主要目標）在於求經驗之合理化，要求綜合人類經驗，求一切事物的合理化。這個意義，在某一方面看是正確的。因爲它要求解脫過去哲學的虛玄的面幕，使其效用化與社會化，可是實施的結果，到中國便不同了，中國有幾多留美學學生，是杜威的弟子，其中一二份子講 *Pragmatism*，以 *Pragmatism* 爲工具主義，這還是妥當的，因爲它能切合 *Pragmatism* 是一種方法的意義。可是竟有些人工具之甚，便把它變成了「方便主義」，隨時隨地，都可以湊合一下。他忘卻了它本質的意義，無限度的

求其效用化。「見了薄儀，便可以稱皇上，」把一切事物的合理化的主旨，完全拋棄了，所以依附軍閥既可以，投降帝國主義說他們主持公道也可以，總之，是無所往而不可以。古人說：「橘踰淮，則爲枳，」難道一種學說，渡過了太平洋，也就會完全改易了嗎？我們談到這一點，實不能不發生感慨！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其本質的意義，也并無不是。這一種學說，引用到經濟學，政治學，與社會學上，極有驚人的成就。近十年來，中國的智識份子，也知道談談所謂唯物史觀了，可是談談的結果，因爲唯物之甚，竟把唯物史觀變成了「唯利史觀」，由談而行，於是「唯利是圖」的現象，益發遍布於上下。做官吏的，大些的，括了一票，便挾嬌妻，攜美妾，遨遊海外；小些的，括了一票，便營菟裘以終老。這兩者甚至再以不義之財，作不義之事，商人然，學者亦然，所以便可以賣身投靠，無惡不作。推而至於未出校門的青年，也都深中其毒。革命變做幌子，自利卻成事實。如果說，這是馬克思的學說，這樣的行徑，是奉行馬克思的主義，我想馬克思有知，則以仁者之心數十年孽孽爲學的馬克思，一定會舉其學說主張，付之一炬了吧！這是我從中國人之講 Pragmatism 所發生的感想，凡一切研究的，都要有此體認，庶不至數典忘祖，誤入歧途。

第二就 Pragmatism 的本身講。我們也有一端，應當認清的，即假如照杜威所說：Pragmatism 祇是一種方法，那我們就要知道：Pragmatism 只是一種方法，而不一定要強其爲某種哲學。哲學斷不同於方法，在哲學的研究中，我們應該使用某種方法是有的，然而斷不能說方法便等於哲學。輒近所謂「方法論」，是研究學問的要綱，但方法論的方法，斷不就包括了哲學，而哲學也就不一定要範圍了方法，甚至不必要範圍了方法。杜威的「哲學之改造」詳細指陳了甚麼是過去的哲學，和甚麼是改造後底哲學，這是他的創作，這種研究學問的心得和發見，是值得贊許的。可是我們要注意：這祇是杜威的研究之所得，祇是杜威眼中的哲學是如此，並不是概然地凡所謂哲學便都是如此。

Pragmatism 者，反對通常哲學者之所謂「本體論」，并反對通常哲學者之所謂「真理論」。他說：「真理在構造中」，又說：「本體在構造中」。這「構造中」三個字，并不能算已經真實解決了從來哲學上的真理問題與本體問題。我記得在「胡適文存」裏，有一段說：『杜威在哲學史上，是一個大革命家，爲什麼呢？因爲他把歐洲近世哲學，從休謨和康德以來的哲學根本問題，一齊認爲沒有討論的價值，一切理性派與經

驗派的爭論，一切唯心論與唯物論的爭論，一切從康德以來的知識論，在杜威眼裏，都是不成問題的爭論，都可以「不了了之」。其實「一齊抹煞」，「一齊認為沒有討論的價值」，甚至一齊都以「不了了之」這幾個一齊，並沒有解決問題的實際。哲學的根本問題，祇是你「一齊抹煞」而已，一齊以「不了了之」而已，實際上還是存在，還是沒有了，還是要求研究，甚至還是要求解決。所謂「抹煞」，所謂「認為沒有討論的價值」與所謂以「不了了之」，假如平心的想，做學問的態度，是不是應該如此呢？如果這樣的人，便是哲學史上的大革命家，則這個大革命家的稱號，應該輪不到杜威，而要先輪到一切醉生夢死，毫無思想的人了。」我想 Pragmatism 者原來的意思，斷不如是，也許是「胡適文存」裏的話有語病，是我上文所舉「橋樑准則為枳」的一例吧！就 Pragmatism 的本身講，如果祇承認其為一種方法，則我們還可以方法視之，不過運用此方法到哲學上，甚至到其他方面，是否適用，是否是最切當的方法，那是另一問題。這個問題是哲學上重要的問題，而且是講究到哲學的人，和研究其他科學的人所萬不能學「大革命家」的方法，以「不了了之」的這一點，說來話長，我此刻也不必